



聯 合 國

安 全 理 事 會

正 式 紀 錄

第 三 年

第 五 十 六 號

第 二 八 一 次 會 議

一 九 四 八 年 四 月 十 二 日

紐 約 成 功 湖

目 錄
第二八一次會議

	頁數
十三 臨時議事日程	一
十四 通過議事日程	一
十五 繼續討論智利常任代表關於捷克斯拉夫事件之來函	一

凡有關之文件未在全理事會會議紀錄內轉載全文者均見按月刊行之正式紀錄補編內。



聯合國 安全理事會

正式紀錄

第三年

第五十六號

第二百八十一一次會議

一九四八年四月十二日星期一午後二時三十分在紐約成功湖舉行

主席 Mr A LÓPEZ (哥倫比亞)

出席者 下列各國代表 阿根廷 比利時 加拿大 中國 哥倫比亞 法蘭西 敘利亞 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 英聯王國 美利堅合衆國。

十三 臨時議事日程

(文件 S/Agenda 281)

- 一 通過議事日程
- 二 智利常任代表一九四八年三月十二日致祕書長函(文件 S/694)

十四 通過議事日程

(議事日程通過)

十五 繼續討論智利常任代表關於捷克斯拉夫事件之來函

(經主席邀請，智利代表 Mr Santa Cruz 就座安全理事會議席)

主席 吾人接到捷克斯拉夫代表致聯合國函一件[文件 S/718]

Mr SANTA CRUZ (智利) 本人於三月三十一日會議[第二七六次會議]中結束發表陳述時曾建議安全理事會或可認為有成立輔助團體之必要，藉以聽取及審查捷克常任代表曾聲稱將提交理事會以證實其控告之證件或證據。本人今擬提出一決議案草案，使上述建議成為正式提案，根據議事規則，本人有此權利。議事規則不准將本人之決議案草

案付表決，惟如經理事會任一理事之請求，則不在此限。

該決議案草案之案文如下

“按聯合國會員國之一業已根據憲章第三十四條及三十五條促請安全理事會注意捷克斯拉夫國內可能危及國際和平與安全之情勢，且安全理事會業已被請對此種情勢加以調查，

“茲按安全理事會之辯論中，業經聲明，另有關於此種情勢之見證及文件證據存在，

“按安全理事會認為對此種見證及文件證據應予聽取，

“為此目的，且無妨根據憲章第三十四條而可能採取之任何決議，

“安全理事會

“爰決議成立一小組委員會，以會員人組成之，令其接受或聽取此種證據，陳述及見證，並從速向安全理事會報告。”

本人既非安全理事會之理事，且僅被請參加討論，故關於該小組委員會之組織問題，余認為不應由余作任何詳細建議。該問題應依照理事會之意見予以決定。

故本人提出此決議案草案，希望理事會之某一理事將依照議事規則請求將該決議案付表決。

Mr GROMYKO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 本人於三月二十三日[第二七三次會議]之演詞中，曾對智利之來函[文件 S/694]及

智利代表之陳述，以及安全理事會若干代表之陳述，尤其是英聯王國代表 Sir Alexander Cadogan 之陳述，發表本人之意見。蘇聯代表團深信，智利函件作者之目的，與維護國際和平之純真關切，毫不相關。智利函件本身及理事會若干代表為辯護此誹謗文件而作之陳述，均足證明此點。

余已聲明吾人對智利政府之意見不生興趣，蓋吾人如信智利對該問題自有主張，自動採取行動，則吾人未免太為率真。吾輩對智利代表之意見，更乏興趣。彼等無非奉行其真正主人之命令耳。

智利之原函，智利代表之補充陳述，以及支持此智利投機行為之各代表所作之陳述，均以其瑣細，不值驚異。此種陳述及演詞究有何種意義？其內容又如何？事實上無非為智利致安全理事會函中種種無稽之談之反覆重述，而智利函件又無非反覆重述前捷克駐聯合國代表所發表之可笑言論。該代表業已被捷克政府撤職矣。

智利似乎專事引證捷克叛徒之陳述，英美法三國代表又引證智利之陳述，而決意參加此美國所領導之反蘇集團之其他代表則又引證駐安全理事會英美代表之陳述而言之諄諄，然事實上，所有此種陳述，顯然全無根據。所有參加此反蘇集團之人員中，無一能發表任何新異意見者。彼輩祇能憑報端所載關於蘇聯及捷克情勢之無稽之談喋喋不休而已。

據吾人所知，於此類陳述中佔最重要之地位者為下述之無稽論斷：捷克政府組織中最近之變動乃蘇聯干涉之結果。按此種變動惟有捷克人民有權為之。各陳述中且特別指控蘇聯曾以動用武力威脅捷克，並謂蘇聯外交次長 Zorin 聘問普拉格 (Prague) 時，曾循蘇聯所欲之動向對捷克政局施行壓力。

該兩項指控一如所有其他論斷，均屬荒謬絕倫。所以未有事實提出，以證實此陳述，自非偶然。彼輩當然不能提出事實，因此種事實過去及現在均未存在也。

夫捷克政府組織中最近發生之變動，乃捷克人民自作之更動，此固舉世皆知者也。無論如何，凡未為宣傳所隱蔽者，均知是項事實。此種宣傳在美國廣播，較任何其他國

家為尤甚，其目的為訛導輿論，扭曲捷克之真實情勢及最近該國內所發生事變之真正意義。凡願公正分析該問題之人，凡不願為謊言所欺之人，均知是項事實。按有若干方面之人在國外散布謊言，以其自身之打算，與安全理事會內所謂之“捷克問題”之討論，牽為一氣。

凡願分析事實及明判事實與謊言之人，均可了解蘇聯與捷克事變不生關係，所謂蘇聯干涉捷克內政之說，全屬無中生有。

此種蘇聯以動用武力威脅捷克之謊語，其起源何在？即報紙也。此種報紙專事散布對蘇聯橫加誹謗及挑撥之消息。此乃盡人皆知之事。然英國美國及其他若干國家之代表，竟毫無顧忌，不究根源，信口雌黃。

所謂蘇聯假 Mr Zorin 之手而干涉捷克內政，此種指控既屬矛盾，且為誹謗。如於一國之政府組織，正在改變之時，適有另一國之官員一人或數人聘問該國，此種事實之本身別無意義，決不能用以為提出此種控訴之根據，此種情形當為人人所明瞭。

吾人均知各大國中之任何一國，均經常派有代表，留駐於與其積極維持經濟或政治關係之各國。各小國亦然，彼等亦經常派有代表，留駐於與其維持積極關係之各大國領土內。此種事實顯示凡實際干涉他國內政之國家，願假其他種種手段，對他國施行經濟及政治壓力。試以意大利為例。在該國境內或無專為干涉內政而公然遣派之正式美國代表，而事實上美國在意大利正時刻不息作有系統之干涉，且美國官方亦並未掩飾此種事實。

美國政府及英國政府，雖反覆重述智利所作關於 Mr Zorin 在 Prague 之活動之誹謗陳述，必亦知捷克報紙所載之官方消息。例如捷克各報於二月二十二日刊有 Mr Zorin 聘問捷克之目的之消息一則。該消息稱 Mr Zorin 前赴捷克之目的為主持交代蘇聯所供給與捷克穀類，Mr Zorin 並將參加二月二十一日及二十二日舉行之“蘇友聯合會全國大會”之捷蘇友誼慶祝，及“捷蘇文化關係社”之慶祝。

捷克報紙並稱 Mr Zorin 抵達捷克之第一日即拜訪捷克外交部長 Mr Masaryk，並訪

問捷克供應部長 Mr Mayer (社會黨右翼份子)，商討蘇聯對捷克送遞穀類之進展問題。捷克報紙於二月二十一日又刊稱 Mr Zorin 曾訪問運輸部長 Mr Pietor (斯拉夫民主黨)，商討與運輸有關之各問題。蘇聯外交次長 Mr Zorin 於二月二十二日參加捷蘇友誼全國大會，二月二十三日出席國防院之蘇軍十三週年紀念大會，同日晚間彼又參加在蘇聯大使館舉行之慶祝大會。

社會民主黨報 *Pravo Lidu* 及若干其他報紙於二月二十七日刊載 Mr Zorin 及蘇聯駐捷商務代表 Mr Bakulin 與捷克國際貿易部，供應部及運輸部等代表數日來舉行會議之公報，並載有為加速運送穀類——尤其是應予及時運到為播種用之小麥——而議定之各項決議。

該公報內列有運送穀類之數字，計至二月二十六日為止，已達三二五，〇三六噸，已超出預計於一九四八年五月以前應送總額之半數。

Mr Zorin 於捷克與捷克政府之正式代表完成其任務以後，乃於二月二十八日返抵莫斯科。

上述有關蘇聯外交次長訪捷經過之事實，曾見之捷克各報，足證目前美國英國及智利代表所散布謠言之無稽可笑。此種事實並足示散放謠言之目的為欺罔輿論，尤以在美國及英國為甚。英美二國散布謠言——智利政府之不負責行動可置之不論——之主要目的，顯為欺惑其本國人民，以資掩飾其對捷克之真正意向及計謀。按英美代表已將其自己之意向及計謀與安全理事會內對捷克問題之討論牽為一事。

英國代表 Mr Cadogan 稱 Mr Zorin 雖曾要求晉謁 Benes 總統，而後者未予接見，此語亦與事實不符，此語與實際經過毫不相切。事實上蘇聯外交次長赴捷之行僅與若干經濟問題有關，並未要求晉謁 Mr Benes，故亦不能遭受捷克總統之拒絕。

此乃美國英國及智利政府對蘇聯正式代表 Mr Zorin 聘訪捷克事散布謠言之事實經過。

余希望所有願意了解該問題及不再故意覆述智利所散布及英美所喋喋不休之無稽謠

言之人，能明瞭下列事實 智利函件作者及其為虎作者係所提出之論據，全屬毫無根據，且余已聲明，此對蘇聯及捷克為一誹謗。

然則，“智利公司”所作所謂蘇聯干涉捷克內政之指控所餘者為何物？答曰一無所有也，蓋所有陳述，均屬無稽，未能以事實為之佐證。此種陳述旨在罔君子以非其道，受罔者切盼能辨別真理與誹謗，惟因大量謠言源源不絕因亦極難明辨是非！此種專事攻擊蘇聯 捷克斯拉夫及其他東歐國家之誹謗報導，正由無數報章雜誌及無線電大量散播，並有若干國家，在美國領導之下，由官方加以縱容。

此反蘇集團之會員並有謂捷克事件乃蘇聯在歐洲擴充勢力之表現者，此種論調亦同屬無稽。是項論據之本身失去意義，並已不攻自破，因所謂蘇聯干涉捷克內政之基本論據不能成立也。所謂“蘇聯擴勢”之說，乃捏造之謠言，以謀扭曲此整個問題之意義，及轉移世界輿論之注意，藉以掩飾美國正在歐洲推進之帝國主義擴張政策，以及美國政府對捷克斯拉夫之真正企圖耳。

本人於三月二十三日[第二七三次會議]在安全理事會所作陳述中，已指出捷克問題所以提出於安全理事會之原因。余曾述明美國政府對捷克斯拉夫之真正計謀。是項計謀對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之任務，及對捷克斯拉夫之真正關切，毫無關係。事實上恰巧相反，此種計謀對捷克斯拉夫及其人民均屬有害，因其目的為解散捷克共和國，使其成為美國之附庸也。

美國政府為貫徹其計謀計，盡量利用捷克國內唯利是圖之反動政客，俾藉其協助而對捷克共和國作致命之襲擊。遠在捷克政變以前，美國政府及其代表即曾向捷克之右翼反動黨派建議，謂必須對捷克政府發動攻勢，俾可於捷克未來之國會選舉中獲致更優越之地位。美國駐捷大使 Mr Steinhardt 即從事於是項工作，同時並用其他方法，以求達此目的。

捷克報紙 *Svobodné Slovo* 及 *Lidova Demokracie*，直至最近為止，一向強調與美國有力方面之接近，該報曾於一九四八年二月十一日刊載下列消息 Mr Steinhardt 奉華府訓令，將設

法積極干預捷克內政，捷克之右翼政黨，藉美國之支助，行將於未來之國會選舉中獲致勝利。以吾人所見，該二報紙之陳述確甚坦白，如無其他事實，即此一端已足使捷克人民對美國利用其在捷克活動之捷克叛徒加意提防。

同時，該報紙等又刊稱美國政府允以二千萬元貸與捷克，以充購置美棉之用，並曾指明是項貸款可以認其為對未來國會選舉之特別支助。是項陳述亦堪稱坦白，故美國在捷克斯拉夫之企圖為何，捷克國內反動叛國政客之目的何在，已再無置疑之餘地。

諸君當知捷克政府之危機，完全由於美國政府及其捷克境內特務人員之陰謀所致，因此種危機乃由捷克之反動派奉外來之命令而處心積慮造成者也。凡與此次危機之陰謀及隨後發生之事端有關之事實均足證明此點。

據悉，於二月十三日之捷克政府會議中，國社黨、人民黨及斯拉夫民主黨之代表曾要求更換全國保安隊之最高當局，藉以造成局面，以利奪佔該隊。即此一端足證反動份子所施之技倆已變本加厲，並不掩飾其意欲推翻捷克共和國，成立反動政體，使捷克事實上成為聽任美國指揮之傀儡。

上述各右翼政黨之代表於二月十七日之捷克政府會議中竟聲言不願繼續討論任何問題，惟要求解釋上述之要求何故未能實行。

故右翼各黨派於二月十七日實際上已促成政府危機，企圖在捷克造成有利之政治局面，以期實現其解決共和國之計謀。

試觀在此時期美國之行動如何？美國可能對捷克之事態一無行動乎？美國可能未對捷克之內政加以干預乎？或未對此政局施行壓力以謀其自身之利益乎？至少未曾公然為之乎？事實上大為不然。此時匪特捷克之反動份子，即美國政府，亦公然採取急進行動。

美大使 Mr Steinhardt 於二月十九日抵捷克為左右捷克之輿論起見，彼當日接見捷克新聞記者發表談話，謂彼仍盼捷克政府能“重新考慮其決定，並能直接參加歐洲復興方案”。彼並謂美國人民對捷克事件極端關懷。

當此捷克反動份子所造成之政府危機尚未解決之際，而美國政府竟假其駐捷公使之

口，公然提出捷克重新考慮其對於所謂“馬歇爾方案”之決定之問題。按該方案之用意為奴役歐洲各國，使其成為有利於美國專利之美利堅合眾國之政治及經濟附庸。

美大使之是項公開陳述，使捷克之反動份子對下列事實完全明白：美國願捷克反轉其對內對外政策，藉可參與馬歇爾方案，而右翼各黨派之反動份子可以高枕無憂可以恃美國支助活動。反動份子對美大使之是項陳述，除作上述解釋外，實無其他解釋，尤因發表是項陳述時之情境特殊也。

於是二月二十日，如響應 Mr Steinhardt 之陳述然，右翼三黨派之代表乃提出辭呈，企圖藉此而於選舉之前夕破壞捷克國家陣線政府，逼使捷克採取新政治途徑。故事實上由美國政府假借其駐捷大使之口，發出此國內反動之信號。等候此信號之人，乃立刻採取行動，吾人業已見及。

今於此間必須加述者，國社黨之軍事委員會同時出動，以其黨員組成武裝團隊，準備奪佔捷克之廣播電台及其他政府機關。諸君當知捷克內政部曾於二月二十四日為此事發表正式公報，該公報切合事實，故無人曾予否認。

上述種種足示事實上何人企圖推翻捷克政府，何人準備支持此種行動。

英美二國之代表——智利代表缺乏常識之基本條件，不足置議——用盡種種方法強調其無稽之指控，謂捷克政變乃共產黨所為。對於捷克新政府之組織曾經 Benes 總統核准之事實，以及新政府之方案曾經捷克立法院一致通過之事實，彼等均有意置之不顧。事實上捷克政府方面之種種變更，均曾經由憲法程序而完成者也。

鑒於上述各項事實，可知所謂共產黨之叛變者乃無稽之談。同時，此種事實亦足證英國美國及在該問題方面支助英美陣線之其他政府，正藉隱蔽捷克政變曾經由憲法程序之事實，企圖邪導各該國之輿論。彼等隱匿事實真相，捏造共產叛變之謠言，以欺騙人民。因此彼等於安全理事會討論該問題時，鼓勵對捷克及蘇聯散布誑惑自不待言。英美二國顯然必須利用此種手段，藉以增強其所發動之對蘇對捷攻勢。

此種對新捷克及蘇聯之攻勢，顯然爲下列事實之證據。由於捷克人民之堅決抵抗，故能迅速克服其國家政治危機，並暴露西方集團及美國所支持之國內反動，結果則國際反動計劃已遭遇全部失敗。

此種攻勢亦足示國外若干方面二月間於捷克企圖反動叛變之真正目的。此種目的顯然爲阻止捷克民主政治之增強，破壞捷克政府之獨立政策，及利用捷克以謀分裂與捷克人民有堅強久遠關係之東歐各民主國。按美國曾企圖以絕對無法接受之條件，強制對捷貸款，捷克政府不願使捷克流爲美國借款之奴隸，予以拒絕。總而言之，此種目的爲使捷克變成一美國之政治經濟附庸，終而成爲美國對東歐各國及蘇聯實行擴充之軍事政治及經濟根據地。

智利政府奉遵華府之命令，故在安全理事會發動對民主捷克之攻勢，對於此點，當無人再有疑義。

吾人當然未曾期望美國代表對安全理事會報告美國政府對捷克之真正計劃。事實上恰巧相反，一如吾人所預料者，美國代表所作之陳述旨在轉移美國人民之注意，藉以掩飾美國反動份子干預捷克內政之企圖，在捷克造成內部政治危機，藉以達成其擴展計劃，並假捷克唯利是圖之反動派之手，促成捷克政府組織中之變動，以便使捷克成爲美國擴展政策唯命是從之工具。

此種計劃終爲捷克人民自己擊潰。彼等深知美國軍閥企圖在若干歐洲國家成立之民主政治之意義。彼等目擊希臘之慘痛前例，該國正在全世界衆目昭彰之下轉變爲美國之軍政根據地，就經濟方面言，正變成受美國資本主義剝削之美國殖民地，結果則希臘人民身蒙其害。

有人於此對捷攻勢之中曾一再提及已故捷克外交部長 Mr Masaryk。然鑒於其在政府危機中及事後之一切言行，此種論述，似無根據。

Mr Masaryk 曾於三月四日就捷克近頃之事變對國防部官員訓話，並公開發表陳述，謂捷克政府進入一新時代。其詞如下

“在時局緊張之瞬息間，吾之信條昭然，當局面臨緊張時局，余毫無猶疑，立即決定

吾之立場。吾始終不離人民不離吾愛護之捷克人民及斯拉夫人民。或謂若干人正準備抵抗運動，余聞之痛心。對希特勒之抵抗運動余固完全贊同，然對本國同胞之抵抗運動，余永無苟同之理！”

即在該日之前，二月二十九日，法國報紙 *L'Ordre* 曾刊登 Mr Masaryk 接見該報駐捷克記者之消息。該記者問 Mr Masaryk 對英法美三國就捷克事件所發表之陳述作何感想。Mr Masaryk 答覆如下

“捷克人民有深刻之民主精神，且將繼續如此。今人民已言其所欲言。吾人對民主概念之變更極大。然捷克斯拉夫向能自決其內政問題，目前已經自決，將來亦將如是。余之去向與人民同在，今亦願與人民同在。”

記者繼問政府危機如何發生，Mr Masaryk 答稱

“吾人中有若干人士，認爲可能不要共產黨人甚或敵視共產黨人而行使政務。吾向極反對此種言論。危機之發生，由於國家陣線中三個政黨之部長辭職。吾人今日有一新國家陣線。吾人應與之合作。此政府係依照憲法程序而組成者，且將依據憲法而施行民主民治。”

此爲 Mr Masaryk 之立場，捷克及國際反動份子竟企圖顛倒是非，徒見其心勞日拙。此種立場，與捷克人民之仇敵企圖歸諸於 Mr Masaryk 者，風馬牛不相及。Mr Masaryk 向與其人民同在，於捷克政府危機之中，彼亦未離其人民，一如其對全世界公開宣告者。

故如欲企圖證明美國英國及智利之無稽謠言爲合理，事實上不提 Mr Masaryk 不更佳乎？

余已指出，誹謗蘇聯之消息之傳播，尤其在盎格魯撒克遜各國內，常有某種固定方式。凡當美國及英國於全世界衆目昭彰之下積極干預其他國家之內政之時，正是此種顛倒是非之消息加緊散佈之日。吾人固知美國之此種干預固已習慣自然，人多司空見慣，不再引以爲奇。然蘇聯向以維護小國及弱小民族之主權獨立爲職責，決不能與目擊若干國家干預其他國家之內政猶視爲常態之人同污合流。夫聯合國之首要任務爲維護大小各國之國家主權，故干預他國內政，與聯合國之基本宗旨與原則水火不相容。

同時，對於爲求掩護其自己之擴展計劃及行動而散佈所謂蘇聯干預別國內政之謠言者，蘇聯認爲必須暴露其用心。

蘇聯代表團認爲必須再度指出此點，因智利函件之作者及其支助人，正企圖以此種諷示爲討論此莫須有捷克問題之注意中心。

又所謂蘇聯違犯蘇聯與捷克間之友好互助及戰後合作條約之說，亦同屬無稽。是項指控，一如智利誹謗專家所作之其他陳述然，完全缺乏根據。蘇聯一向，且永將恪守其條約上應盡之義務，對東歐各國所訂條約之義務固非例外也。

至於蘇捷間是否有違犯條約情事，既非智利政府，亦非任何其他政府之代表可予論斷。可作是項論斷者惟有簽訂條約之國家，即簽訂國之政府及人民耳。

蘇聯及捷克無需任何毛遂自薦之公斷人，上述條約或蘇捷間其他任何條約之義務問題，亦不允任何人干預。

智利代表於其三月十七日之陳述中，對最近捷克國內私有財產權之被“違犯”。表示惋惜。請注意其所用違犯二字。惟彼並未解釋，彼所謂違犯私有財產權者究作何解。吾人設想彼所指者或即捷克斯拉夫於工業農業及其國民經濟之其他方面所施行之若干經濟政策。

吾人均知工業企業之國營，甚或若干經濟分支部門之國營，目前不但在捷克實行其他歐洲國家亦在施行，即英聯王國，在某種限度內，方正實施此種政策。此等國家之人民，包括捷克人民在內，認此種政策爲其自身之成就，因此種政策之實現有利於其人民及各該國之經濟發展，而非有利於不顧時代之轉變依然堅持其舊有權利之少數工業家，金融家及地主也。

若干國家業已承認，不但在政治方面，而在經濟方面亦有實行民主改革之必要。東歐各國，包括捷克斯拉夫在內，對此等重要問題之解決，在極多方面正爲其他國家及人民樹立楷模。

對捷克國內所謂之私有財產權之受“違犯”表示惋惜之人，已於不知不覺中已完全自暴其隱。彼等已明白表示本身乃民主改革之仇敵，專事維護少數金融家工業家及地主

之私利，因此而暴露彼等與國家民主革新不共戴天，而事實上此種革新，對世界上極多國家之人民，正如其呼吸之需要空氣也。彼等自暴爲資本主義壟斷之忠實走狗，資本主義者目擊歐洲各國所實施之民主革新，已驚悸亡魂矣。

捷克斯拉夫及其他東歐國家今正從事於此種革新，尤在經濟方面，關於此種問題，各該國人民正自作決定，且將繼續自決一切，無需美國人或英國人或任何人之越俎代謀。關於此類問題之決定屬於每個國家之內政範圍，決不能爲外來干涉之目標。

智利代表對美英法三國政府就捷克政府組織之改變而發表之著名聲明，亦未嘗略置。彼所以提及是項陳述，顯欲表示智利政府之意願與上述三政府之立場完全一致。事實上吾人此前即已明察，無所然疑。夫本問題之提出於安全理事會其本身即足表示是項步驟恰與美國對歐擴展政策之梗概吻合也。

捷克內政，在該方面，決不能接受任何其他國家之干預，無論其爲個別國家之干預，國家集團之干預，抑或安全理事會之干預，關於此點似無贅言之必要。目前正有某一國家集團，企圖利用安全理事會爲煙幕，借以掩護其與國際和平及安全之維持絕不相干之目的。

美國代表於其三月二十三日〔第二七三次會議〕之陳述中，曾反覆申說，謂捷克斯拉夫近頃發生之事變，與該國及其人民之民主傳統不符。美國代表所指之民主傳統究爲何物？彼對某一國社會制度之民主程度作估價時所用之標準爲何？

美國代表於討論該問題時顯然以下述思想爲出發點——民主制度必須抄襲盎格魯撒克遜國家之“民主”方法。英美極多政客，包括外交家在內，未嘗諱言。彼等爲其自己之宣傳所矇，以爲盎格魯撒克遜式民主之“優點”勝過任何其他社會制度，以致不願或不能了解若干東歐國家中新民主政治之種種優點。

彼輩之政治目光受制於華爾街之民主概念。彼輩以美國金融及工業專利之銷售員之目光觀察正在若干東歐國家中出現之社會情形及社會關係，此種人自不惜蹂躪任何國家

或人民之自由與獨立以謀私利，而同時則冠冕堂皇，僞稱彼輩之所以出此，皆為維護民主政治。

吾人今日所目擊者，非美國之有力方面，於大唱維護民主與自由之煙幕下，實施其極端之擴展及侵略計劃乎？此種法利賽人對‘民主’及‘自由’等名辭自下定義，與身歷第二次世界大戰及曾為敵人佔領之各國人民所努力爭取——且已獲致極大成就——之民主與自由截然不同。

吾人深知上述政客中亦有若干人明瞭其所談民主與自由之意義，然此種人僅為資本主義專利之奴才，故不得不唯命是從。為應付其工作起見，彼等對民主與自由，唯有在字面上巧言妄辭，並對別人講授民主，而事實上彼等並無可以教人者。於討論捷克問題時粉墨登場者即為此種教師，並聲稱彼等實足指導他人如何處理其內政。

捷克人民無須美國代表或任何其他國家之代表提醒其民主傳統。唯有捷克人民自身方知如何珍視此種傳統。彼等自珍此種傳統，同時亦深知彼等目前在政治及經濟方面從事民主革新所獲之成功亦為其本國之內政問題。已往之傳統，更要者捷克人民最優秀之兒女在戰時對德國侵略者之奮鬥，使捷克人民更加珍貴其在國民經濟各部門中所獲之成就，以及在文化發展及對外關係之發展方面所獲之成就，而尤以對蘇關係之發展為然，蓋蘇聯永為捷克人民之忠實好友也。

以故，再對捷克人民講授民主與自由之大道，殊可不必要。若輩企圖魚肉捷克者，藉其國內腐敗政客之協助而欺瞞捷克人民，企圖將其捲入挺而走險之詭計中者，其用心安在，捷克人民已自其為親歷經驗中獲悉之矣。

若輩鑿演此捷克問題之滑稽劇者，顯已自知此整個智利事件之弄巧成拙，並無事實——因此種事實從未存在——可以佐證對蘇聯及捷克之所謂‘控訴’，今乃企圖——比喻言之——於其所築詆譏蘇聯及對蘇友好之東歐國家謊言與誹謗之腐朽大廈之下建基立礎。從英國代表於討論是否應將智利函件列入議事日程時所作之首次陳述中，吾人即已識破此種企圖。在彼時吾人已見到擴大此問題範圍之顯然企圖，藉以散佈種種謠言，不但詆

譏蘇聯及捷克斯拉夫，且亦中傷其他若干東歐國家。在該次討論之中，若干其他國家之代表更步武英國代表，中國代表亦即其中之一。

中國代表告吾人者為何？彼曾提出任何足以佐證智利謊言之事實乎？未也。置事實於不顧，彼開端即侈談自由企業之意義及無階級之社會。此種宏論與目前討論中之問題無關，故余認為無須與中國代表在此討論此種問題，惟或於閒暇之時，極願一聆教益耳。

中國代表將捷克情形與滿洲情形相擬比，此亦同屬無稽。中國代表認為該兩問題相似，誠不知其用意何在。如欲了解其用意，吾人顯然必須求之於字裏行間。此乃一種高深技術，然亦無妨，迫於環境，吾人有時不得不勉為學習也。然彼何故牽及捷克問題，或捷克斯拉夫本身，或蘇聯，或何以必須作此比較，則令人難以索解。

若有其他代表步中國代表之後塵，於安全理事會提出控訴，謂彼感覺劇烈頭痛，謂彼之頭痛與捷克國內之事態有確切關連，謂彼之頭痛終係捷克共黨活動所引起，並謂蘇聯亦不能辭其咎——如有此種控訴時，余亦不致駭然驚怪矣。

中國代表又論及一七八九年之法國革命及蘇聯之偉大社會革命，其言論亦難令人折服。彼謂蘇聯之社會革命，如未破壞法國革命之成果，殊可能為一完美之事。中國代表顯然必須如此‘推理’，始能以捷克局勢與蘇聯局勢作比。按蘇聯社會主義之社會乃於全世界衆目昭彰下建立者，今舉世人民均已目之為暗室明燈。彼亦需要此種比較，俾可成立一可謂其為‘理論的’根據，藉為若干國家之反動社會制度辯護，而事實上各該國之人民固均憎惡此種制度也。

欲樹立此種根據，自然為不可能之事，結果則祇有漫堆雜亂無章之歷史事實及事蹟，足證若彼擁護智利‘論據’者之技窮而一籌莫展。

余前已指出，某數國家之政府企圖利用安全理事會內關於所謂捷克問題之討論為口實，藉以不但攻擊蘇聯及捷克，抑且中傷其他東歐國家。此種趨勢尤可見之於英國及加拿大代表之陳述。彼等直言不諱，表示上述

各國內施行之制度，爲英國及加拿大政府不喜，而亟欲見其施行另一種制度。彼等豈欲以類似希臘及西班牙之反動，卜法西斯底，或法西斯底政體施之於各該國，以代其人民之民主政體乎？

吾人固知，各該國之人民正在從事革新，且將繼續改革，美國及其他西方國家對此種改革之咆哮，在所不顧也。

對美國代表堅決要求就智利函件中控蘇聯干涉捷克內政問題施行調查一點，本人前已表示態度。今今所以重提此事者，實因是項要求願爲若輩將該問題提出於安全理事會者之基本關鍵。

匪特智利代表，即美國及英國代表亦曾於此表示意欲實行調查。彼等倉促間洩露其心事。彼等必須速作調查，任何代價在所不惜。吾人敢信彼等業已將此種調查之“結果”準備就緒，甚且業已擬就適當之決議案草案。（智利代表已於安全理事會之本次會議中提出一決議案草案，足證吾言不虛。）彼等所欲者爲繼續侈談調查，彼等欲充分利用對蘇對捷之預定誹謗計劃，藉以“鑄造”輿論。易言之，彼等欲預作佈置，以便就調查一事向理事會提出某種可笑之決議案。

爲尊重輿論起見，彼等企圖援用聯合國憲章第三十四條爲其要求調查之根據。然任何對憲章略有了解之人，均知第三十四條對本事件絕對不能適用。按該條規定，安全理事會得調查可能引起國際磨擦或惹起爭端之任何情勢。且根據該條之規定，調查之本身應以斷定該項情勢之繼續存在是否足以危及國際和平與安全之維持爲目的。故依照憲章應有上述之情勢存在，而後始能舉辦調查。如無此種情勢存在，即談不到調查。

夫捷克政府組織之改變乃屬於捷克內政範圍之問題，故施行調查之要求乃無理取鬧，應予以拒絕。

有人主張於理事會內討論捷克問題之時，應設法提詢所謂之人證。加拿大及敘利亞代表（智利代表姑置勿論）對此意見尤見自擾。彼等所企圖者無非爲召集捷克斯拉夫以外之各政治逃亡之人，請充作見證。按此種逃亡之人，放棄其祖國及同胞，甘爲外國之特務，已爲捷克人民所不齒。

作此種提議之人，其所望者爲何，自不難了解。彼等希望此種投機政客之見證將有助於彼等對蘇聯及捷克所作之誹謗，使其源源不竭。然彼輩全未顧及邏輯及常識。彼輩必須以任何代價加長其流氓政客之名單，以便利用其見證，以散佈不利蘇聯及捷克之謠言。

提出此種建議之人如能稍稍憑依常識，彼等必能明瞭願爲反對其本國政府而作見證者，爲數不可以十計，而須以千萬計也。如欲尋覓願爲反對加拿大政府而作見證之加拿大人，或願爲反對美國政府而作見證之美國人，或願爲反對英國政府而作見證之英國人，或爲願爲反對敘利亞政府而作見證之敘利亞人，豈是難事乎？然截至目前爲止，於討論有關上述各國之任何問題時，尚無人建議邀請反對其本國政府之私人至安全理事會充作見證。

假如吾人建議邀請反對加拿大政府或美國政府之私人至聯合國組織內之某一委員會作見證，爲捷克問題而提出前述建議之人，願將表示憤怒。然彼等在理事會討論捷克問題時竟提出此種侮辱捷克人民之建議而處之泰然。如非憤世尤俗之流，安能作此種建議並爲之辯護乎？

本人提出上述種種，並非企圖說服智利函件之作者及鼓吹者，蓋此種人既不顧事實，又不顧邏輯，今明知無能使其信服。今所以不憚詞費者，意欲對不抱偏見之人，決意以公正與客觀態度，估計真正事實與情勢之人，有所助益耳。

余自承不能說服智利函件之作者。所以言此，蓋以下列事實爲根據——彼輩不欲樹立事實，或對輿論宣露實情，彼輩之所欲恰與此相反——蓋隱瞞實情及散布謠言也。余是項結論之無訛，尤可因智利代表之陳述爲之佐證，彼曾云——以彼觀之，安全理事會即可在成功湖調查捷克斯拉夫之情勢。（何必麻煩另覓地點？）此種人對其祖國及同胞均不知敬愛，故能發出此種言論。

彼等顯然準備從成功湖之代表憩息室調查捷克情勢（究竟何種情勢現尚不知）。如智利代表表示希望派一安全理事會之調查團前去智利京城 Santiago 調查捷克情勢，余亦當不知駭怪。

此猶不足明證若將該輩問題提出於安全理事會者業已墮入五里霧中乎？對該問題已不知所措乎？其荒謬也已達無以復加之境地乎？

智利代表於三月十七日〔第二六八次會議〕之演詞中曾引述一項據稱為捷克現內閣閣員 Mr Gregor 之陳述。其引述是項陳述之目的為證明智利所作蘇聯干涉捷克內政之‘控訴’，在某種限度以內幾已為捷克政府之官員證實。余前已聲明，此乃虛構之事實，係某數美國人所捏造，藉以誤導天真易欺之人民。今此事已為人所共知。然散播是項謠言之美國報紙，竟認為不能登載蘇聯代表暴露此 Mr Gregor 之虛假陳述之言論（按 Mr Gregor 從未發表此種陳述），此固美國報紙之特色。美國報紙寧願一字不提，吾人可見其合作之密切。

此乃若輩以捷克問題提出於安全理事會者所施伎倆之又一例。然此亦足暴露彼輩之真正用心所在，而對於願意澈底明瞭該問題及辨別是非之人，亦有助益。

智利代表之提及捷克總統 Benes 於一九三九年三月十六日致國際聯合會之電報，至堪發噤。蓋據吾人所知，該電報為對西方列強於 Munich 出賣捷克斯拉夫表示抗議者，亦即遭受西方列強暗害之捷克人民之抗議。按西方列強以捷克斯拉夫為法西斯底侵略者之犧牲品，用其為餌，引誘希特勒德國東向侵略，進攻蘇聯。對 Mr Benes 之電報之援引，以及該電報本身之內容，實為智利代表陳述中唯一值得注意之點。然該電報實係對煽動智利投機行為者及以捷克斯拉夫斷送於希特勒德國之西方列強之訴狀。

上述一切足證智利函件之作者，前捷克斯拉夫駐聯合國代表，以及其英美贊助人，均未能提出任何值得吾人注意之事實或論據，以證實其無稽可笑之要求。事實上恰巧相反，彼等所作之一切陳述及演詞，適足證明蘇聯立場之公正。

經安全理事會之討論，吾人可知捷克問題之提出乃牽強附會之舉，其目的為煽動對蘇攻勢。吾人亦可知捷克之政府組織乃捷克之純粹內政問題，惟有於其本國享有主權之捷克人民方能決定之。

Mr PARODI（法蘭西）鑒於為時已晏，以及吾人頃間所聆 Mr Gromyko 演詞之長度及其性質，比利時代表及本人均願放棄其法文傳譯，而待行將送達吾人之譯文。

主席 法蘭西及比利時兩代表既已提出此項請求，其他代表又無異議，蘇聯代表講辭免用法文傳譯。

Sir Alexander CADOGAN（英聯王國）本人請理事會以數分鐘時間，容本人對蘇聯代表本日及前次〔第二七三次會議〕所作之講辭中某數項錯誤陳述，略加改正。本人擬以緩和口氣，僅述淺顯平淡之事實以轉變本日討論之趨向及語調。

Mr Gromyko 曾從評論在審議該問題之早期會議〔第二六八次會議〕中經某方徵引之某句，所引語句出之紐約新聞紙之報告，據云捷克現政府某部長曾稱

“吾人今日撲滅反動終告成功，不能不感激凡我斯拉夫民族各盟國，尤以對於蘇聯為然也”。

三月二十三日安全理事會開會時〔第二七三次會議〕Mr Gromyko 稱

“所引該語乃取自專以散佈讒言誹謗蘇聯為務之美國腐敗報章”¹

蘇聯代表繼稱

“本人希望英聯王國代表同意 重述報章捏造之語其行徑實與上述報章所取者無異。換言之，渠重申無稽之說，令人信以為實也”¹

Mr Gromyko 今日復言“關於蘇聯威脅以武力對付捷克之種種——該代表所謂——荒唐之說 原根據專以挑撥是非散佈毀謗蘇聯消息為務之報紙。此誠衆人所熟知之事，獨美國代表，英聯王國代表及其他某某代表不顧消息之來源為何而徒事妄加非議。”²

Mr Gromyko 後復於其本日所作陳述中提及引自 Gregor 部長演講辭之一語，並稱

¹ 英聯王國代表茲所引述係根據載於文件 S/P V 273 之蘇聯代表演講辭之英文傳譯，該演講辭之正式譯文載於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三年第四十八號。

² 參閱第二頁。

“引用此語之目的本在證明捷克政府官員亦在某種程度內承認智利責難蘇聯干涉捷克內政云云確爲事實。本人業經指明此說實係憑空捏造，若干美國人欲藉以迷惑淺見之人士”³

本人與蘇聯代表完全同音 不宜隨便根據報紙消息而構成某一事件。往者本人亦嘗反對此種惡習。以今茲之事而論，本人並無此種過失。當本人述及某方引用 Gregor 部長演講辭中之一語時，本人向理事會說明曾已查實所引該語與捷克官方新聞社所發表之第一次報告相符。該新聞社後又發表改正報告，刪去該語原文。

Mr Gromyko 於翌日致詞時指斥所引該語爲——即其所謂——報人捏造之消息，本人遂想法證明所得情報，後經查詢普拉格 (Prague) 英使館，接其來電稱

“吾人茲獲有捷克官方新聞社所發表之實在文件，內載有 Gregor 演講辭之英文譯文。所查詢之一節，其字句如下 Gregor 部長指稱‘捷克茲已撲滅反動，克服種種困難，對於斯拉夫民族各盟國，尤其蘇聯一國，自當致謝。捷克人民現無飢饉之虞，即配給數量亦不至有何嚴重低落。’

“據數小時後所發表之改正報告稱，Gregor 部長實際僅稱‘吾人茲已克服困難，撲滅反動。凡我人民今無飢餓之憂，不能不感激斯拉夫民族各盟國，尤以對蘇聯爲然也’

捷克新聞社於後二日復提及該演講辭，據謂外國新聞機關所接受之錯誤譯文乃因根據脫漏句終標點之文件。

吾人不便斷言前後兩種譯文孰爲正確，吾人恐將永無明辨之日。惟余意安全理事會諸代表倘細查本人所已宣讀之前後兩節文句，必感其中之出入似非輕易以脫漏句終標點爲辭所能解釋者也。

無論如何，本人所引用之語並非取之於報紙雜聞或報紙言論，實係根據捷克官方新聞社所發表演講辭初次報告譯筆信達之本文。本人願鄭重說明此點。

此外尚有一二點本人亦擬略爲聲明。Mr Gromyko 在本日演講另一節中稱

³ 參閱第九頁。

“英聯王國代表前謂 Mr Zorin 雖曾提出請求，而並未蒙 Benes 總統予以接見，此項陳述亦與事實不符，其中所述無一與實際發生之事相同也。”⁴

此項陳述與本人所致演辭乃毫無相同之處。查閱速記紀錄即知本人從未作此言論。本人徒勞重閱演講文一遍，終未尋獲一語及此也。

Mr Gromyko 後又提及一事，以余觀之，其所指陳亦非本人原作之語。

Mr Gromyko 稱

‘不僅智利代表，即美國及英聯王國代表亦在此間公言彼等欲舉行調查’⁵

本人演辭原無此類陳述，本人亦並未請求調查。此非謂本人以爲該案應毋庸議或不必要再行查究。過去對於本問題之討論，凡所涉及已足令本人發見尚待查明之事甚多。

有人已提及搜集證據及邀請能向理事會說明事件發生實際經過之證人。本人確以爲安全理事會應擬就並採取某種方法，藉以從詳審查並慎重判別凡所提出之任何證據。

主席 倘無其他代表發言，本席即宣告關於智利代表所提出決議案之討論至是結束。

Mr AUSTIN (美利堅合衆國) 本人欲提出一項議事程序問題。本人恐未明瞭主席所作之裁定。主席似謂關於決議案之討論已告結束，未審其意是否確係如此？

主席 本席確有此言，惟本席或不宜如此措辭。本席原擬請問理事會內諸代表是否有人願將該決議案付表決。

Mr AUSTIN (美利堅合衆國) 該決議案倘業經某代表提出，本人則願發言。本人對於今茲議事情形尚未盡明瞭。該決議案是否曾經在理事會提出？

主席 該決議案業經提請討論。茲爲將其付表決——倘有人如此主張——計，依議事規則第三十八條之規定，應由理事會內代表一人請將其提付表決。

Mr AUSTIN (美利堅合衆國) 將該決議

⁴ 英聯王國代表此處所引蘇聯代表演講辭乃根據傳譯，該節翻譯文載於上文第三頁。

⁵ 參閱第八頁。

案付表決以前，本人願就前此關於安全理事會採取行動理由之陳述，補充數項意見。安全理事會近日審議各方因捷克國內發生之事件而對於蘇聯及捷克現政府在理事會提出嚴重責難一問題。

此項責難原以一九四六年五月間經議會選舉依法組成之捷克斯拉夫共和國政府竟爲其國內受蘇聯統治者代表鼓勵及應許協助之少數共產黨人所傾覆爲由。

據稱共產黨策略之成功，端賴蘇聯所支助之少數共產黨人運用暴力，並因蘇聯代表參加活動及捷克邊境附近蘇聯隨時俟機而動之軍隊加以威脅。另一嚴重譴責爲 據云蘇聯官員及軍事代表於政變時，曾在普拉格（Prague）參與種種會議及示威遊行等。又據謂蘇聯官員且曾參與逮捕非共產黨政治領袖，蘇聯密探在統率警察及保安隊之內政部門工作，並在普拉格各街道武裝民團中活動。

或謂捷克曾受間接侵略及政治蠶食，原有議會政權因而顛覆，專以恐怖及密探爲手段之統治遂告成立。

有人復加指摘，據稱捷克係聯合國會員國之一，其政治獨立竟爲另一聯合國會員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之武力威脅所破壞，此種破壞實違反聯合國憲章第二條第四項之規定，其結果且已造成一種情勢，恐將危及國際和平及安全之維持。

某方對於上述各該責難已加以辯論，據謂因憲章第二條第七項規定聯合國不得干涉在本質上屬於任何國家國內管轄之事件，各該責難不得提交安全理事會審議。但各該責難所根據之論斷乃認本事件爲 某國之內政受另一國非法干涉，以致損害其政治獨立。再者，一九四五年二月史大林元帥 邱吉爾首相及羅斯福總統在雅爾他所訂協定曾保證歐洲解放區各種民主制度之恢復與維持。因此，所提責難倘確有實據，則憲章第二條第七項之規定顯然不足以阻礙安全理事會處理本事件。查明證據即可以解決各該責難是否誠如蘇聯代表所斥爲預謀之毀謗矣。

吾人所聽之指斥中，或謂某國軍隊爲侵略目的有開進他國境內之情事。遇有“使用武力”之事件證據問題實際上或不至發生。但今茲所提出之罪狀，厥爲某方使用“憑藉

武力之威脅”。安全理事會遂須斷定該方所使用者果爲“憑藉武力之威脅”，抑係他種壓迫或非法干涉。本事件內之一切事實均不甚明顯，礙難預爲斷論，惟各方所言既如此嚴重，安全理事會自應盡力“查明真相”。

向安全理事會提出捷克問題之智利政府請求理事會辦理調查。智利政府茲已提議設立小組委員會，由其聽取證人之陳述，然後向理事會報告彼等所提證據之性質如何。吾人以此舉爲一種簡便方法，藉使理事會較易明瞭捷克之情勢。本人不避或被蘇聯代表譏爲嘲世主義者之危險，茲特聲明安全理事會內如有此項提議，美國必予以贊助。

吾人試問捷克外交部長 Mr Masaryk 之死亡及該國駐美國 加拿大 荷蘭 挪威 法蘭西及他處外交代表多人之紛紛辭職，其原因究竟何在？Mr Masaryk 之死乃宣傳之毒所致乎？各外交代表之辭職，其係國外所流傳之欺人之談乎？捷克邊境一帶何以頓有非常森嚴之警衛？衆多亡命逃難之人士，尤以在新政權成立以前資望德行素著之政界人物，離國投奔，其故安在？

關於捷克國內局勢之發展，間有若干事實原爲世人週知之事，尙未在理事會詳加檢討，實則吾人應一一予以細究。凡此事實係捷克國內政變發展之經緯大端，對於歸咎於外力干涉之種種責難之審議，自須參酌此類事實。

例如 捷克政變之近因厥爲 Gottwald 總理及其他屬於共產黨之部長不願遵行——此非報紙上之閒談——內閣多數閣員所作關於共產黨人內政部長治下警務管理問題之決議，該部長在擴充共產黨勢力之過程中武斷任命警察官員。後有十二個非共產黨部長爲提出抗議而辭職，此誠正當議會行動用以對付少數閣員不遵守多數閣員之旨旨者。共產黨人遂乘機打倒反對派，譏辱其領袖，並統攬全部政府之權力。此豈又爲無稽之排斥乎？苟有人仍以吾言爲如是，則吾人實有大好理由聽取其證據。試問以少數黨之力何能推翻前經選舉產生之捷克政府而竟爾成功並建立事實上等於以警察爲統治之政權？

事變之時，共產黨原已操指揮保安警察及管理國家無線電廣播設備之權，並在軍隊

中亦已擁有強大勢力。彼輩掌握此等權力乃若干事件相繼發生之結果，而始因則爲捷克與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於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十二日簽訂友好條約。簽約之舉，乃捷克政府表示深願與蘇聯維持密切關係，誠意相信捷克經德軍佔領而終被解放後當能恢復其民主政體及種種民主制度，不受其強大鄰邦之干涉。上述條約事實上有明文規定簽約國兩方不得干涉彼此之內政。該條約係蘇聯與保加利亞 匈牙利 羅馬尼亞及波蘭等國所分別簽訂之一類條約之一，各該條約均有保證不干涉內政之條款，此事頗關重要，似宜注意。

本人茲請問 各該項陳述所根據者爲新聞紙上之報告乎，抑係嚴肅之公約乎？

同時，雖捷克共黨向未參與捷克政府秉政，捷克領袖竟曾宣言願請共產黨代表加入新內閣。彼等對於蘇聯及共產黨所表示者實不僅合作之善意而已也。一九四五年捷克各領袖在莫斯科談判組織新內閣時，共產黨人獲得內政 情報 農業及教育各部部长之四主要閣席。此外，共產黨由其黨人出任外交次長，故在外交部亦有其重要勢力，且國防部部长 Ludvig Svoboda 將軍以軍人出身，曾在蘇聯統率捷克第一旅，其親蘇傾向人所熟知。

茲再試問 上述各事豈又爲謊謬絕倫之論耶？

根據捷克議會政治之慣例，上述各主要閣席照例由選舉時得票最多之政黨中人充任之。吾人對於在莫斯科舉行組閣商談時共產黨獲得該數閣席之理由自只能推想而知。

在捷克初被解放後之一期中，共產黨由掌權政府要津，其所佔之優勢，較其所受民衆之擁護，兩者實大不相稱。共產黨人既長內政部，遂操管理警察之權，不久將警察改編爲全國保安隊，其組織則以蘇聯爲模範。共產黨因掌握情報部遂可隨意爲宣傳目的而使用向民衆傳遞消息之種種機關與工具，且因把持農業部，遂得強迫農業工人及小農服從其指使。

尤有進者，吾人溯憶當捷克擺脫德軍羈縻而初告解放之時，全境五分之四均爲蘇聯軍隊所佔領，爲時且達八個月之久。

共產黨雖享受諸多此類便利，然終未能獲得多數人之擁護，戰後第一次選舉時，人

民投票總數百分之六十二仍爲非共產黨之各政黨所有。嗣後共產黨竟不顧其本爲少數黨一事實，反而企圖排斥傾覆如斯拉夫民主黨及國家社會主義黨一類非共產黨之政黨。

共產黨在近時奪取全部政權以前，業經充分表示不容他黨作任何政治上之反對，彼等認爲此種反對即係危害國家。政變時此項蓄意暴露無餘，共產黨立刻組成各行動委員會，普拉格市內頓有紀律嚴緊全部武裝之工人團體出現，對於非共產黨之領袖則迅速橫加拘捕。凡此步驟均表現此次攫取政權事前準備周詳，組織亦甚嚴密。此舉洵屬僭奪一國統治權陰謀之慣技。吾人應斷定外援所予此項周密預謀之助力究爲如何。個中情形實足以指明 凡信賴民主程序及議會方法求達政治目的之人士欲與共產黨誠實合作，絕不可能也。

事變之時，捷克國內因傳聞蘇聯有干涉之意及大批蘇聯特務人員之活動，人心愈形緊張。即在此時而即在此種情形之下，蘇聯之外交部次長 Zorin 抵達普拉格。旋在政變開展時，普拉格市街便有武裝齊整之特派警察突擊隊出現。共產黨員內政部部长所統率之各該警隊出動巡邏各街道並搜查各反對黨之總部。普拉格市內且有爲數甚多之武裝工人團體以軍隊陣容遊行，臂繫紅帶，手攜蘇維埃旗幟。

警察政治國家誕生之徵象於是俱備 無線電廣播設備之完全管制，非共產黨員報紙編輯之淘汰，若干種非共產黨雜誌之強迫停刊，及全部檢查制之施行。在苛暴行爲之下，捷克國內真正反對派出版物一掃而空，凡對於共產黨有所批評之新聞記者悉被排斥，捷克報人協會開除大批記者會員，捷克出席聯合國新聞自由小組委員會之代表，即榮獲一九四七年捷克最優新聞記者獎金之 Lev Sychrava 氏亦在被擯之列。

此項責難豈又屬子虛或妄事毀謗耶？知吾言之虛實者頗有人在，何不請其爲證人。共產黨以外之所有政黨均被迫逐壓制，政府中若干非共產黨職員且被逮捕。各行動委員會組成後即統攬該共和國依法設立之一切機關之全部管理權。此類行動在捷克現行法律上，實毫無根據。

但據此間所傳報告，捷克國內對於共產黨所主動之政變，在表面上似無明顯反對行動。向以深信民主式多數黨主政見稱之大多數捷克人民今竟忠順於少數共產黨，吾人將何以解釋之乎？政變之起因其或為少數黨背後另有一大外邦猙獰面目之眈眈在視乎？該少數黨乃為若干曾受外邦教唆之份子所領導，此事豈無重要意義？

捷克政治舞台上，有若干從政多年而深受舉世欽仰之人士，經十載奮鬥，茲仍須一再亡命國外。事變時彼等在場，或不難請其以實情相告，使吾人洞悉何以捷克能以極權主義警探政治國家之道，替代其傳統民主程序，而捷克人民於外表上竟無重要反抗行動。

誠如某方前在安全理事會討論本問題時所云，倘將捷克事件與中歐及東歐各國近事相比照，吾人必愈感其富有重要意義。以匈牙利、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及波蘭之情形而言，細節雖有不同，而一般策略初無二致。各該國家與捷克同一命運，均經蘇聯軍隊佔領。共產黨人之主要步驟不外佔據樞要閣席，掌握管理警察、軍隊及民衆情報機關之大權，而最後則駕御或傾覆司法機關。在上述每一國家內，共產黨所享受之民衆擁護均不足以為其佔據政府要津之理由。在舉行真正自由選舉之國家內，共產黨所得票數之有限，嘗僅達總票數百分之十七，而其所獲最多票數亦僅佔總數百分之三十八。

各國共產黨所施於多數反對黨之慣技如出一轍。在上述五個國家內，彼等對於非共產黨之各政黨逐一集中宣傳攻擊，無不以慣用之指摘他黨陰謀危害國家及敵視蘇聯為口實。

試觀保加利亞農民領袖 Petkov 之審判，羅馬尼亞 Maniu 氏之審判，匈牙利農民所愛戴領袖 Kovacs 之被捕，波蘭反對黨各領袖審判，最後請回顧捷克對於前此反抗德國時參加秘密工作之特出領袖 Vladimír Krajina 所加陰謀禍國之罪名。

上述各事又為虛誕之說乎？姑請查明真相。各國共產黨所用方法既如此相同，其所獲結果自然亦極相類似。以上述五國現政權而論，無一非共產黨一統之天下。各該政權

所施政策自以蘇聯利益為前提，事事唯蘇聯馬首是瞻也。

捷克新政權現已全部拋棄議會習慣之實體，比誠與其他四國之前事一轍。凡尚有政治影響之反對黨領袖悉被免職，反對派新聞記者喪失寫作之自由，有六百年歷史之普拉格查理士大學之傳統自治權亦橫遭破壞，繼依法選出之校長免職之後，復有教授多人亦悉遭驅逐。

共產黨人手段之前後一致及舉措之順利令人不能不推理追問：彼輩實施此項策略，豈無某種中樞機關負統籌調協之責乎？匈牙利共產黨領袖，如副總理 Rakosi 及經濟巨魁 Vas，羅馬尼亞外交部長 Pauker，保加利亞總理 Dimitrov 及外交部長 Kolarov，及捷克共產黨全體領袖，包括總理 Gottwald，部長 Fierlinger Kopecky，Najedly 及共產黨祕書長 Slansky 等人均曾多年在莫斯科積極參加工作，與蘇聯及他國共產黨領袖向有密切聯繫，其中且有人已入蘇聯國籍，上述各人之背景如此，吾人豈可忽視之乎？

茲請再提一事，以證共產黨在上述各國之行動方式處處相同。前當羅馬尼亞時局正逢緊要關頭，適有蘇聯外交次長 Vyshinsky 駕臨不加勒斯多（Bucharest），近於二月間捷政變時，另一蘇聯外次又親在普拉格，事之巧同竟如斯耶？

捷克政府原已表示願參加馬歇爾計劃，後因接莫斯科電話召請捷克總理及外交部長而終致推翻成議，此事豈無重要意義乎？捷克共產黨及歐洲其他國家，包括東歐所有國家在內，共產黨於一九四七年十月與蘇聯共產黨共同參加國際共產黨情報同盟，此事豈無意義乎？世人皆知蘇聯共產黨在該同盟內原居領導地位。捷克共產黨加入該同盟後旋即更形得寸進尺，此事豈亦無關重要乎？

凡此各端終令人不能不提出一項基本問題：在捷克政府傾覆過程中肇事之人曾否受外邦直接或間接協助？外邦曾否以使用武力為威脅或施以他種壓力或干涉而損害捷克之政治獨立？對於此項問題如其答覆為是，則吾人所應付之情勢決不在憲章第二條第七項規定範圍內，而實為安全理事會所應管之事項。

吾人於討論本問題時已聆悉多項相反之陳述。安全理事會應行斷定此事之真相為何，不宜盲目非議或武斷贊同。本人前提議〔第二七三次及二七八次會議〕邀請捷克新政府代表列席理事會即因有見於此也。

此項邀請已被拒絕，其理由安在？或謂拒絕之故乃根據該事件應適用憲章第二條第七項之規定一說。本人前已指出此點原應由安全理事會裁奪。捷克新政府及蘇聯企圖為理事會決定此問題，並以其關於此事之一己偏見令理事會接受。此項高壓武斷行為倘非出於各該政府，恐必令人驚奇。拒絕參與理事會審議一舉，使本人實難信其事出無因也。

各該政府對於上述各事如誠屬問心無愧，彼等必急欲乘機向安全理事會陳述其理由，彼等亦不至反對理事會搜集證據辨明真相。其拒絕出席，使余愈感安全理事會有澈底查究此事之必要。

吾人亦已聽悉若干政變前之捷克政治領袖現正僑居他國。智利代表業經提議請安全理事會派由小組委員會聽取政變時在場之此等領袖之陳述，彼等對於當時發生之事件及政變之始末必有所親見習聞。美國政府以為安全理事會倘不聽取此等人士之意見，則未充分履行其職責。以美國政府觀之，派由小組委員會接收此類證據，取得其他可資參酌之消息，然後向理事會具報確為簡便迅速而可以實行之辦法。

本代表團以為該小組委員會應以安全理事會五理事國代表組成之，其任務規定以簡單為是。正如決議案內所稱，理事會應着該小組委員會邀請捷克政治領袖作證並就彼等證言向理事會提出報告。

美國政府認為必須取得此類消息，俾安全理事會更有所依據以決定於需要時，所應採取之其他步驟為何。本人願補充聲明，吾人並不以該小組委員會之工作為舉行調查方式之一。美國政府完全贊助此項提案。

主席 本席原期望安全理事會於本日即能將該決議案草案付表決，但尚有代表四人等待發言——其中一人預告擬作長篇陳述，另有二人表示願於他次會議發言——本席茲提議安全理事會散會。散會前應請蘇聯代表略致數語，因渠欲作一項小改正。

Mr GROMYKO(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 本人曾已指出有人謂蘇聯外交次長 Mr Zorin 在普拉格時請求謁見 Mr Benes 而捷克總統終未予以接見。本人前已說明此謠實不值一聞，蓋 Mr Zorin 並未求見 Mr Benes，何來有被拒不見之事。

惟本人須請注意在三月二十三日之陳述內提及此事者並非英聯王國代表，當時乃美國代表照常不厭重述，前捷克駐聯合國代表所作無根據之言論而述及之耳。前認此語為英聯王國代表所作，乃因誤解傳譯之故。

Sir Alexander Cadogan 就本人所作陳述內關於捷克政府官員 Gregor 演講辭之一節，申辯其所言為有當，本人乃知 Sir Alexander 仍不願承認 Gregor 之演講辭原有真偽兩種之稿，前者經捷克主管機關正式發表，後者為美國新聞機關所刊，且迄為安全理事會內諸代表所引用。後者一文因某種關係，甚至今日仍有人繼續引用，而正式演講文反被忽視或全置於不顧。

Sir Alexander CADOGAN(英聯王國) 本人以為於宣讀所接駐普拉格英國公使館來電時已說明兩種演講文均係捷克同一官方新聞機關所發表。本人當時且聲明未審何者究屬正確。

主席 本席不能於此時宣告安全理事會何日開會續議本問題，因大會特別屆會即將於本星期五開會，且安全理事會正擬在大會集會以前審議巴勒斯坦及印度與巴基斯坦兩問題。故安全理事會何時覆議捷克問題一事暫留待決。

(午後六時十七分散會)

聯合國出版物經售處

阿根廷 Editorial Sudamericana S A Calle Alsina 500 Buenos Aires	埃及 Librairie "La Renaissance d'Egypte" 9 Sh Adly Pasha Cairo	挪威 Norsk Bokimport A/S Edv Storms Gate 1 Oslo
澳大利亞 H A Goddard Pty Ltd 255a George Street Sydney	芬蘭 Akateeminen Kirjakauppa 2, Keskauskatu Helsinki	菲律賓 D P Perez Co 132 Riverside San Juan
比利時 Agence et Messageries de la Presse S A 14-22 rue du Persil Bruxelles	法國 Editions A Pedone 13, rue Soufflot Paris Ve	瑞典 C E Fritzes Kungl Hovbokhandel A -B Fredsgaten 2 Stockholm
玻利維亞 Librería Científica y Literaria Avenida 16 de Julio 216 Casilla 972 La Paz	希臘 "Eleftheroudakis Librairie internationale Place de la Constitution Athènes	瑞士 Librairie Payot S A Lausanne, Genève, Montreux, Neuchâtel, Berne, Basel
加拿大 The Ryerson Press 299 Queen Street West Toronto	瓜地馬拉 José Goubaud Goubaud & Cia Ltda, Sucesor 5a Av Sur No 6 y 9a C P Guatemala	智利 Hans Raunhardt Kirchgasse 17 Zurich 1
智利 Edmundo Pizarro Merced 846 Santiago	海地 Max Bouchereau Librairie "A la Caravelle" Boite Postale 111-B Port-au-Prince	敘利亞 Librairie universelle Damas
中國 上海河南路二一一號 商務印書館	印度 Oxford Book & Stationery Co Scindia House New Delhi	土耳其 Librairie Hachette 469 Istiklal Caddesi Beyoglu-Istanbul
哥倫比亞 Librería Latina Ltda Apartado Aéreo 4011 Bogotá	伊朗 Bangahe Piaderow 731 Shah Avenue Téhéran	南非聯邦 Central News Agency Ltd Commissioner & Rissik Streets Johannesburg
哥斯大黎加 Trejos Hermanos Apartado 1313 San José	伊拉克 Mackenzie & Mackenzie The Bookshop Baghdad	英國 H M Stationery Office P O Box 569 London, S E 1 and at H M S O, London, Edinburgh, Manchester, Cardiff, Belfast and Bristol
古巴 La Casa Belga René de Smedt O Reilly 455 La Habana	黎巴嫩 Librairie universelle Beyrouth	美國 International Documents Servic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960 Broadway New York 27, N Y
捷克斯拉夫 F Topic Narodni Trida 9 Praha 1	盧森堡 Librairie J Schummer Place Guillaume Luxembourg	烏拉圭 Oficina de Representación de Editoriales Av 18 de Julio 1333 Esc 1 Montevideo
丹麥 Einar Munksgaard Nørregade 6 København	荷蘭 N V Martinus Nijhoff Lange Voorhout 9 s Gravenhage	委內瑞拉 Escritoria Pérez Machado Conde a Pifango 11 Caracas
多明尼加共和國 Librería Dominicana Calle Mercedes No 49 Apartado 656 Ciudad Trujillo	紐西蘭 Gordon & Gotch Ltd Waring Taylor Street Wellington	南斯拉夫 Drzavno Preduzece Jugoslovenska Knjiga Moskovska Ul 36 Beograd
厄瓜多 Muñoz Hermanos y Cía Nueve de Octubre 703 Casilla 10-24 Guayaquil	尼加拉瓜 Ramiro Ramírez V Agencia de Publicaciones Managua, D N	

[48C3]

未設經售處之各國如欲訂購聯合國出版物或有所詢問可與下列二處接洽

Sales Section
United Nations Office
Palais des Nations
Geneva, Switzerland

Sales Section
United Nations
Lake Success
New York, U S A